蓮花

014043893

I247.5
1802-2

安妮宝贝

莲花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藏书
图书馆

北航 C1731749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47.5
1802-2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圣经·启示录]

目 录

1 第一场 梦中花园

31 第二场 黑暗回声

69 第三场 深红道路

97 第四场 荆棘王冠

129 第五场 行走钢索

163 第六场 花好月圆

201 终 殊途同归

第一场　梦中花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1

凌晨时分，她听到房间里的细微声响。仿佛是同室陌生男子在黑暗中起身，摸索着穿上衣服，打开门走出房间。微光清凉，他身上的白棉衬衣在门角倏忽不见，如同飞鸟在夜空掠过的羽翼，没有留下痕迹。日玛旅馆窄小的木楼梯，踩上去咯吱作响，承受不住负担的重量。睁开眼睛，侧耳倾听。窗外有沙沙的雨声，像小时候养在硬纸盒子里的蚕，蠕动在大片桑叶上，彻夜进食。旺盛而持续的声音。雨水的声音。

无数次，她曾经希望某天在这样的时刻醒来。可以看到拉萨的夜雨，看到它们以神秘的姿态出没不定，在万籁俱寂时降落于高原的山谷和地面上，直至清晨结束。可是在此地停留的一年半中，她从未曾失眠。睡眠强悍，每次一碰到枕头便昏然入睡。也许是空气中氧分含量的减少，使脑子供血的速度缓慢，有类似麻醉般的轻微眩晕，是高山症的一种反应。只是自己并不得知。

醒来时。早上七点左右。天色大亮，晴朗天空，雨后朝霞绚烂分明。夜色的声响与喧嚣消失无踪。旅馆窗下是邻近藏民的平房，屋顶上彩色幡旗在风中哗然翻飞。遗留下五六处小小的湿润水洼，未被即将破云而出的太阳蒸发。大地苏醒之后，恢复暴烈干燥的气质。

她对他说过，这里的雨，如同神迹，不被窥探。它们自行其事，不与人知晓及猜测。你不会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城市，看到这样的雨水。它是你所能感受到的奇迹，近在咫尺。与你曾拥有过的任何经验迥然不同。它们是被庇佑的暗示。

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她摘录了一段十九世纪欧洲探险者古伯察神甫对拉萨的描绘。在这本粉白绢面的笔记本里，有一些繁杂而琐碎的摘录。有些是从阅读过的涉及各种学科的书籍中所得，断续的不连贯的诗歌及日记。撕下一些图片或杂志资讯页面，夹在其中，包括植物、食物、人像、地方志、设计素材等。偶尔夹杂一些线条质朴的铅笔素描，刻画建筑或小物体的细节。还有用圆珠笔抄下的潦草小字。

“古伯察时代的拉萨是一座很活跃的小城。虽然城中的三分之二居民为僧侣，但不会使人真正感到它的宗教气氛……该城的混合特征：对照比较富裕和贫穷（假装的富裕和忍受的贫穷），商业的诡诈和静修生活的纯真无邪，贵族们矫饰的举止和游牧民的庸俗。它提供了各种职业、志愿、民族集团和种姓的例证：铁砧的噪音、念诵咒语的单调声、螺号声、市场上牲畜的嘶鸣声。

“在白天有藏族人、汉族人、蒙古人、克什米尔人和面色深暗的不丹人，他们在欢笑，在喃喃地祈祷，当然也采购和出售东西。这一混杂人群仅有一部分人生活在拉萨，其他人则是过境的旅行者、流浪乞丐、来自该地区寺院的僧侣们，有时还有必须从事数月旅行才能到达这里的农民和商人。

“拉萨主要以两种商品而著名：羊毛织物和输往中国中原的神香。唯有藏族人才生产这些商品。金属加工则始终被非常精巧的艺术家们所垄断，这就是喜马拉雅地区特有的金银匠、铸造匠和铁匠……”

她对文字本身有痴迷，一个字一个字轻声阅读。它们的排列组合散发新鲜迥异的气氛，似乎与所置身的地方并不产生联系。在这里。夜雨只会与漫长迷惘的时间随行，整夜覆没荒芜灰色的高原城市。如果它可以被叫做一座城。但是有时候她觉得它更像一座被湮没的宫殿，废弃在藤蔓丛生寂然无声的古老森林之中。壁画，寺庙，佛。匍匐跪行的人群。投射距离更为接近的阳光，人和天空的联系如此密切。

2

她所滞留的日玛旅馆。一所日渐破落的家庭式小旅馆。旺季旅客大部分钟情于装修光鲜的新旅馆，它们通常位于北京东路的两旁。而古老的旅馆则隐藏在分岔的曲折小巷里，位置偏僻，只接待寻访而去的回头旧客。日玛里面有看了LP介绍之后慕名而来的鬼佬，住得最多的是韩国人和日本人。也有一些欧洲客。它的西餐厅装修简单却有极为正统的菜式。一个大庭院，种满花草。深夜迟归的客人会在水井旁边压动水泵洗澡。

清晨能看到年轻单身女子，披散漆黑长发，一边抽烟一边端着脸盆，走过花园的石板地，去公众浴室洗澡。走廊的木头椅子上，有坐着看地图的人，神情索然。深夜如果失眠，走到那里，也会有人坐在那里失神。有些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有些则只是停留一两夜就要再次出发。走过去借个火，或搭讪几句，都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可以随时说话。随时失去踪迹。

他抵达的深夜。门被推开的瞬间，扑进来潮湿清冷的雨水气息。男子卸落行囊，拧开床位边上的壁灯，脱去防风外套。化学纤维质地的精密衣料在空气中生硬摩擦。爬满雨水的玻璃窗被幽暗灯火照亮，浮现出的来自南方的男子，容颜如同二十五岁般的年轻。她看到他的眼睛比他的脸老了十年。因此透露了他真实的年龄。

他说，抱歉打扰你休息。我的汽车半道抛锚，所以深夜才到。

他的语调清淡，并不显得拘谨，仿佛已经与她熟识已久。在出发之前，他上网查找关于拉萨的资料，看到她的名字。一些曾经来到拉萨的旅行者回到城市之后，会在网上的游记或日记里提到日玛旅馆 307 房间的女房客。每天早上在走廊里熬煮中药，不发一言的古怪女子。身患疾病，不了了之，在拉萨无所事事地滞留。他们猜测她的疾病，无人知道她的过往。只知道她叫庆昭。

九月并不是旺季。她所在的房间，已经空落了一段时间。身边的两张床，不断有人来来往往，那些走在路上的人，从世界的某个角落，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飞机、火车、货车、客车、自行车、徒步……汇集到这个高原之上的城市，停留之后又分散进入西藏的不同地区。

这些曾共眠过长夜漫漫的人，在客房里留下各色体温、气味和声音，拍打起伏如同潮水。她对人有疏离心，不喜欢与人搭讪及刻意靠近以求融合，在气场有设定的一种自觉自控。她的岛屿寂然不动，遵循属于自己的漂移规律缓慢应对变化。这使她觉得安全。她很少与他们对话。她对身边的人逐渐失去兴趣。在他们离开之后，快速遗忘他们的名字、身份、年龄、原住城市……种种。一无所知。从来都不记得他们的脸。

此刻她看到他的美，倒映在河流之中的水仙，自觉自恃，却不知晓这美会令人动容。坐在暗中，淡淡的火光照耀。欲言又止的眼角眉梢，细长拖延。她看到他的第一眼，看到他与这个世间的距离，间隔一步之遥。是这样的男子。恍若断崖独坐凝望蓝色海面心平如镜。

也许在很多年之后，她一样会遗忘他的脸。如同一个人从土中挖掘出来的陶器，把盒盖掀开，看见装满的梅子，叶子青翠湛绿，似刚从晨雾中新摘。被暴露之后不到一分钟，树叶和果子就迅速转黑腐朽。它们不能被空气和光线作用，只能幽闭在禁忌之中。他的质料是她所能触摸的真实可近。却始终不会得知，掌握在旁观者手里的底限，是他内心设标的二分之一、五分之一，还是十分之一……或者更少。

而她将用同样的模式，保留和损坏掉属于他的记忆。

3

有时他会在玛吉阿米的露天阳台看到她。她穿刺绣布鞋，肩上裹一块苔藓绿麻织围巾，又笼在头上当帽子，遮挡几欲把人晒晕的阳光。她在下午出现。坐在固定位置的木椅子上，背对桌子，面朝楼下的八廓街以及涌现其中的人群。长时间闭起眼睛晒太阳，一动不动。她喝冰水，或者要一小壶青稞酒倒在未洗净的玻璃杯子里喝。白色的酒液。低俯下头，嗅闻某种难以被捕捉的清香，仿佛正蹑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走过一片花朵怒放的偏僻树林，带着不可置信的诚实。

他已经能够懂得欣赏一个可以长时间不发一言的女子的美。沉默凸显出她脖子和手臂上那些消瘦的轮廓，略微显得驼背，腰部不太能够支撑力气。她对他说过，她是一个写作者。写作者的肉体是以静止力度来支撑长时间伏案工作，肌肉僵硬，脸部表情停滞，只有手指有力而灵活。他们总是看起来精神不振，容易衰老。你很难奢望一个写作者会同时是一个喜欢运动及高谈阔论的人。她说，因为他们的身体平衡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会日益退化。如果相反，那么就要怀疑他工作的专业性。

她去八廓街附近的雪域餐厅吃饭。早餐很简单，一片面包，新鲜的甜茶。中午是简单的米饭、蔬菜及咖喱。晚上吃浓稠清淡的酸奶。经常有如她一样独自前来吃饭的女子。坐在靠窗位置的看旅行手册的法国女子。那上了年纪的妇人梳着印第安人辫子，吃完饭点起一根烟，优雅笃定地打发时间。她在鬼佬聚集的地方吃饭。混杂在不同肤色和头发的陌生人之中，听身边一波一波陌生的语言如同潮水起伏。仿佛是来自内心的一种隔离。

甜茶馆通常位于藏式房子的底层。外墙用白石灰刷过，门窗装饰颜色鲜艳的框架，垂着厚厚的布帘。外部因为阳光照耀显得明亮，走进门帘之后，却光线昏暗。屋内低矮，也很小。空气中充溢一股烟雾以及红茶、牛粪和腐烂物的气味。里面坐着穿人字拖鞋装束邋遢的嬉皮士和皮肤黧黑眼神硬朗的当地男子。这些人隐没在阴影中面目不清。喝完杯子里的红茶，默默起身离开。

黄昏街道逐渐沉寂空落。转经以及摆摊的当地人，连同熙攘游客一起，逐渐退去。大昭寺是一艘卸落完所有乘客的华丽船舶。远处隐没于天光之中的青黑色高山更为肃穆。她在广场起身离开，无声经过他身边，像一片单薄剪纸。只有手腕上戴着的银镯发出轻轻的撞击声，叮叮当当响着。这在他的记忆中留下印象。

深夜她坐在床上拿出书来读，怕打扰他的睡眠，不开灯，买了一包白色蜡烛，放在床底下，阅读时就点亮其中的一根。她带来一套《斯坦因探险录》。有时候是卡尔·萨根的《宇宙》《印度教的起源或发展》《老子》或者《古代植物化石史》。一本朴素大方的中英文合排的《圣经》，页边染了红色，就放在枕边。她的阅读无用得接近奢侈。用铅笔在上面画线，并且做笔记。姿态专注。

4

他的目的地是墨脱。他用圆珠笔和白纸，写了六份寻找同行伙伴的启事，用胶水把它们贴在自助旅行者最为集中的六家旅馆里面。纸上写着：五天后将出发前往墨脱，欲同行者请联系。留言区的黑板贴满或新或旧层层叠叠的留言，在风中发出声音。大部分是夏天旺季遗留下来的。被提到更多的地区，是阿里或者珠峰，就近的纳木错更是热门地点。并没有人提到墨脱。

他的行李包里有一本一九八二年版的《辩证法史》，封面是四分之一的暗蓝和四分之三的灰白色块，用白色细线分界。纸张在经

历二十多年的时间抚摩之后，干燥发黄。他独自坐着的时候，偶尔拿在手里翻动。“按照普遍的自然规律进行的机械的发展是宇宙结构的起源……”第一章是关于伊·康德的论述。他的注意力似一直停留在第一章，有潦草的字迹和画线。其他页面还保留着空白。

在晚上，如果失眠，他会在走廊里的木椅子上坐很长时间，看着天空中被月光照亮的云团，在风中缓慢移动。仿佛他之前曾经被耗费掉的大量时光，如今得到充沛的回报。

他们一起去拉萨博物馆。偌大的展厅在午后只有两三个人。空空荡荡。楼梯走廊里有几张椅子，被从玻璃天顶洒下来的幽凉阳光照耀。他独自坐在那里，再次翻动手里的书。身边房间里，陈列着佛像、藏文典籍、唐卡、乐器、法器、工艺品和陶器。男子这样的静，仿佛要把周围属于古老遗物的光芒，一小束一小束地吸收到身体里面。

她能感觉到他和其他城市出行客不同。拉萨有太多这样的人经过。通常全副精良装备，穿着名牌冲锋衣登山鞋戴着太阳眼镜，开着大越野吉普，咋咋呼呼热热闹闹，拿着高级相机对着司空见惯的美景拍摄（花重金浪费设备和底片），追逐热门的名胜旅行点（其中包括无聊的人工造景），只为洗出那些和风景明信片一样构图平庸的照片，用以回到城市对朝九晚五没有假期的工作者们炫耀。

他们以突破旅行指南上一个又一个的地点为目标，以此作为对自由生活审美的一种臆想。功利而乏味的旅行者。而她喜欢四海为家且又随时随地可以停歇下来静静生活的人。她能够在人群之中分辨他们。

她邀请他一起去旅馆门外的小摊吃宵夜。他起身穿好外套，与她一起打开走廊的门。旅馆晚上十二点就要锁门睡觉，晚归的客人只能大声敲门，所以他们只是把门虚掩，没有锁上。深夜显得空寂的北京东路，有藏族妇女推了三轮车在那里用油锅炸烤串。细竹枝上串着土豆片、蔬菜或牦牛肉。炸热了，撒上辣椒粉和孜然粉就可以吃。他们坐在板凳上等。她把双手插在裤袋里，伸直双腿，舒展自己的身体。清冷的夜间空气令人振奋。

她说，九月墨脱雨季不一定完全结束。有时会延长。每年能进入的旅行者据说只有一百人。这是一条限制级的路线，沿途有塌方、泥石流、山体崩塌。当地人在路上有被山石打穿身体或坠入江中的经历。大部分外来的人没有做好足够的体力和心理准备，不会轻率入内。我想你会很难找到旅伴。

他说，如果找不到旅伴，我会独自前往。我去墨脱探望一位朋友。

她在那里居住？

她四年之前进入峡谷去村里教书。一直没有回来。

这个允诺会有些艰难。你所去的地方，是全国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小县城。以前政府曾经修建过一条从波密到墨脱的公路，但很快就因为频繁的塌方而被损坏和废弃。不能借助任何交通工具抵达。至少徒步四天进入，再徒步四天出来。

是。我知道。

她说，我很久之前，曾在一期地理杂志上看到关于墨脱的介绍。深藏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高山谷地之中。这个地名，藏语的意思是“花朵”。至今与世隔绝，不通音讯。在古时候它被称作“白玛岗”，意思是隐秘的莲花圣地。大藏经《甘珠尔》称之为“佛之净土白玛岗，

殊胜之中最殊胜”。它是被向往的神秘圣洁之地。

他说，她写信给我，说那里到了春天山花烂漫，满山遍野，有上万只蝴蝶汇聚在那儿。难以用言语描绘。

你一直都是这样的吗？答应别人的事，一定做到。

有些事，貌似答应别人，也许是答应自己。她不会介意。虽然兑现的时间已迟。

那么你之前在做些什么？

劳碌工作。平淡生活。直到失去这一切。他停顿了一下，说，也许我之前从未想过何时去看望她比较适宜……时间并不由人控制。

《传道书》里说，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她扔掉手里的细竹枝，点了一根烟。她说，我来到拉萨之前，在北京做了一个手术。身体里面长东西，医生说容易复发，需要尽快结婚生孩子，也许这样会得到改善。但是为了疾病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理由依旧牵强。我想看看自己能够支撑多久。直到时间给我裁决。

第一次见到布达拉宫，从机场抵达的路上，坐车经过它的围墙之下，觉得它灰淡，并不气势惊人。之前在摄影照片中看到它，总觉得是庞然大物，不可逾越的神圣，所以心里有些失望。他说。

很多人与你一样。但在你看久它之后，慢慢会越来越觉得它的巍峨壮美。这个认知的过程反复周折。所映衬和对比的处境，大抵很重要。

为什么在拉萨停留了那么久？

也许这是一座能够以超脱角度来观察现实虚幻特征的城市。它属于任何一个来自俗世的修持者，如果你曾经对生活的真实性产

生疑惑……在医院的那段时间改变了我的生活。置身在医院中的病人，所关注的只是身体的感受。任何事物与人，都比不上此刻自我存在的感知来得重要。血、尿液、心电图、疼痛的位置、针头扎入的力度、药丸的副作用、呕吐失眠浑身瘙痒、伤口溃烂逐渐愈合、病灶要得到清理和控制……肉体若不存在，失去意识，心智与意志也将不存在。

……

死亡是真相，突破虚假繁荣。它终究会让你明白，别人怎么看你，或者你自己如何探测生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要用一种真实的方式，度过在手指缝之间如雨水一样无法停止下落的时间。你要知道自己将会如何生活。

……

夜色寂静。摆小摊的新疆男子已经开始收拾炉灶和椅子，准备绑好手推车撤摊回家。马路边的空地遗留纷杂的垃圾。走过喝醉的年轻韩国女孩，长发漆黑，发出叽叽咕咕的笑声。她大部分时间说话很少，有时却又突然说话很多，并且让人哑口无言。你不能要求一个病人，说出柔和诙谐的语言来寻觅乐趣。那是不可能的事。她几乎不做任何尝试，来说出内心被压抑的彷徨和恐惧。静默滞留是她疾病的核心所在。

她默默看着街道上的夜色，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摁熄。天空中有一轮黄色圆月，云层浓厚。她的脸上再次显露出习以为常的冷淡表情。站起身来，说，明天我带你去看西藏最早的一座寺庙。桑耶寺在山南，雅鲁藏布江的北岸。需要坐船渡河。我们住一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